

XIAOSHUO YU XIAOSHUOJIA

小说与小说家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作家作品和作家特写专集。这样的编选成集，还不多见。它既收有王蒙等著名作家的名篇佳作，也收有其他作家为王蒙等撰写的特写评介，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展示了作家的内心世界，读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与小说家

《文汇月刊》编辑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1/4 插页2 字数206,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书号：10151·906

定价：2.05元

目 录

- 春夜.....王 蒙 (1)
话说王蒙.....冯骥才 (15)
- 着暖色的雪地.....茹志鹃 (30)
论茹志鹃.....李子云 (54)
- 肖尔布拉克.....张贤亮 (66)
在电影海报前看张贤亮.....周良沛 (109)
- 未亡人.....张 弦 (118)
张弦印象.....姜 滇 (135)
- 在早春的日子里.....冯骥才 (140)
阁楼里的作家.....谢大光 (159)
- 鲁班的子孙.....王润滋 (175)
王润滋, 我了解他.....矫 健 (242)

满司公趣事.....莫应丰(248)

初见莫应丰.....韩少功(263)

消逝了的号音.....戴 晴(269)

关于戴晴的笔记.....陈建功(281)

春 夜

王 蒙

星期天下午，李副教授家宾客盈门。傍晚，送走了第三批客人以后，李敬心回到屋里，还没说话，先嘿嘿一笑。

正在收拾茶杯的妻子婉贞转头看了他一眼，无声地发问：“干吗这么开心？”

李敬心笑着摇了摇头，走近妻子说：“也真巧了，这一下午来的客人，都是说他们的儿女亲事，难道人过了五十，就再也没有别的话题了吗？孩子搞恋爱、结婚，大人那么兴奋、那么操心、那么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这不是越活越……”

“行了行了，就你好！人家又不是教哲学的，人家也不是副教授，你总不能要求人家跟你一见面就讨论费尔巴哈……”

婉贞止住了他。如他开玩笑所说的，婉贞是他的一个“安全阀门”，总是敲打他，给他泼冷水，不让他说话太狂，太自命清高。虽然，他明知道婉贞和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前几天，婉贞还说起一个笑话，她们单位有一位打字员，二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好不容易给介绍了一位朋友，双方愿意见面，定好了一个地方，想不到初次见面，女方身后跟着老爹，男方后头跟着老娘。双方见面以后，女方的老爹不走，站在三

米以外，两眼盯着男方，象警察盯着小偷。男方的老娘起先比较注意保持距离，与儿子相距七米，一看女方的老爹挨得那么近，不甘示弱，就向前靠拢，直到距离孩子们两米处。女方老爹见此情况，也不含糊，便再向前靠到一米处，最后四个人站在了一起。年轻的两个人尴尬无话，各自的老爹老娘怒目而视……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其搀和儿女的事，不如让他俩老的另找一个角落搞搞对象好了……”当时，听完婉贞的故事，李敬心发表感想说。

“缺德！”婉贞骂了他，两个人一同笑了起来。

“也不能全怪大人，”婉贞另一次向他介绍了另一个故事。她们单位的一位同辈人，只有一个独子。独子要结婚了，向父母要求两千块钱和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子。父母解决不了，宝贝儿子发起脾气来，把家里的全部饭碗、茶杯、花瓶直到烟灰碟都砸碎了，母亲犯了心脏病，死了。

说完，两个人叹息了很久，难过了很久。

“妈，我饿了！”他们的二十一岁的女儿、三年级大学生芳芳从另一间小屋走了进来，一边说着一边翻糖罐和饼干盒。

“别吃零嘴了，我这就去弄饭，打卤面，鸡汤做的卤，还有虾仁……”

“那您可快点啊，我还有事儿呢……”

“对不起，芳芳，想不到客人来了这么多，爸爸失约了，没有和你一起听舒伯特。”

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虽然只是两年前老李才“提”成了副教授，虽然他的工资在近几年连“提”了两次才达到了人民币七十元，虽然他们现在只住着一套面积二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但是，他们家里有一种比较文明、也许还可以说是高尚的

气氛。他们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和钱有关的争吵，他们三个人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怀疑、不信任。当他们谈论起类似旁人家里的干涉子女婚姻之类的笑话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有一种骄傲感。

“看，我们可不是那样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不是那种子女……”他们无声地说。

在这样的家庭里，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享受，既是工作后的休息，又是家庭成员（有时候还包括一二友人）的亲切聚会。而自从女儿上了大学以后，遇到女儿在家吃饭，饭桌旁洋溢着的几乎是一种节日的气氛。现在，除了人手一碗卤面以外，还有四碟小菜，特别是那一碟油焖笋，便是这种节日气氛的物证。

“你们是不是快要开运动会了？”

“爸爸，下回礼拜天别让这么多客人来了，咱们去一趟颐和园得了。”

“再添点卤！你们的伙食是不是还那样糟？”

“团支部要改选了，他们说要选我，我直央求他们……我可干不了，现在呀，谁听谁的呀？妈，我那双系带的皮鞋搁在哪儿了？”

“你晚上回学校吗？别走了，天要下雨，明儿早晨你坐332路，六点半以前，不挤……”

“您别逗了，下不起来，下起来也大不了，晚报都告诉是晴的……”

“这就是教条主义了，‘凡是’了……”

饭桌上的谈话照旧是那样和谐，不过，女儿稍稍有点匆忙，这不但表现在她坚持说不会有雨上，也表现在她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她们学校是不是要开运动会以及伙食有没有改善上，

尤其是，对于她最爱吃的而且是照例边吃边夸赞的油焖笋，她居然若无所动地夹了两筷子就丢开了。

“您才教条呢，您就知道费尔巴哈……”说完，芳芳提前离开了桌子，洗手，换鞋，“我走了，”她走了。

“这孩子，你记得吗？小时候有一次让你给她喂桔子水，结果你给倒到奶瓶里的是醋，也怪我，我把醋装到一个旧桔子汁瓶里了，结果芳芳不喝，直哭……一晃，都大学生了！”

“说来说去，我看当学生还是最忙，功课，考试，从小学一年级就压在头上……可惜的是，有些个人忙了十五六年，等大学毕业分配到岗位上了，却没事干！七七年十一月，文化革命以来第一次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那些考生有多么激动啊，考进学校以后，又是怎么样地苦读寒窗啊……可我了解了一下，好多人分配了工作，其实整天闲着……”李副教授发表感想说。

敲门声，是邻楼的一个女孩子、胖姑娘王小玉。王小玉和芳芳是同班同学，历来，每逢节假日她们俩回家休息以后，总是互相找着结伴回校的。

“芳芳呢？走了？噢——”“噢”声拉得很长，先升后降的调儿。

都略有点惊奇。“芳芳没去找你？”

婉贞注意地看着小玉，她的“噢”使婉贞睁大了眼睛，充满了疑惑和期待，她在无声地说：

“快告诉我！我知道你知道的……”

“伯母，我……”小眼睛的胖姑娘眨着双眼，经不住婉贞——还有李敬心，他的面容也有点庄重了，好象还有一点点憔悴——的无声的追问。她吞吞吐吐地说：“芳芳好象交了一个

朋友，是107路无轨电车的司机，他的事迹是登过报的，我们好几次坐他的车，也是赶巧了……起点站是白石桥……他家……昨天在白石桥……好象是说今天在紫竹院……也不一定……别说我说的……”

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发展使两个人都沉默了，王小玉的话他们没有听清楚多少，却感到了猝然的一击，李敬心看着妻子的黑发中夹藏着的白发，婉贞看着丈夫脸上的皱纹，两个人都觉得是又增加了几根。然后，扑哧，两个人都笑了，又苦又甜又酸，彼此对望了一眼，无声地说：“刚才我们还说奶瓶呢……”这对望的一眼有点茫然，扑哧，又笑了，婉贞随着丈夫的目光转向了墙角的茶几，是一张三条腿的茶几。他们的生活有三个支点，三点才能决定一个圆，一个平面，一个稳定的支架。而现在，一条腿在活动，是不是在悄悄地离他们而去？还是要出现一个不配套的第四条腿？第四者的出现会带来什么呢？他是谁？他有什么权利和芳芳在一起？一滴眼泪涌上了婉贞的眼角，但她没有让它涌出来，坚强的眼眶把泪滴举托着，包容着，吞咽着。李敬心只是搓了一下手，他站了起来，收拾饭桌。他显然确认，今天应该由他来擦桌、扫地、洗碗。

婉贞怔了一下，也忙着来伸手，走近洗碗池的时候，她滑了一跤——大概是因为李敬心洗碗的时候溅出了过多的水。手一松，一个唐山花瓷碗落到了洋灰地上，李敬心连忙去扶她，不知怎么碰上了蹦起来的碗碴，右手腕子上划出了一道小口子，立刻流出了殷红的血。

“你流血了！要命不要命，她才二十一岁！得抹点‘二百二十’！八个花碗，配不成套了！那还有错？芳芳是属牛的，正月十六的生日，正月十五，吃着半截元宵，我肚子疼起来了，你

跑出去找平板三轮，是你蹬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为什么跟我们连说都不说，难道我们是那种封建脑壳？不能用橡皮膏，怎么那一卷纱布不见了？我的天，龙头还没有关上，水在哗哗地流，正在号召节水，官厅水库都快要干了。她这么小，究竟懂什么？坐电车就和司机交上了朋友，这太不严肃，简直不象话，难道大学同学里就没有合适的？究竟急什么？还疼不疼？她总应该信任我们，她总应该慎重，她应该知道我们只有她一个女儿！我决不是瞧不起电车司机，可她学的是语言文学，他们哪里来的共同语言？一起讨论交通条例？我们不能粗暴干涉，但也不能不负责任、不闻不问、大撒手！敬心，难道我们真的老了吗？”

李敬心又能说什么呢？他的机智的俏皮话和他的哲学史都帮不了他，他的心里乱糟糟的，他现在才觉到，女儿不在家，一间十四平方米再加一间八平方米的居室是太大、太大了。早晚会有这一天的，但没有想到会这样早。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开个玩笑，嘲笑一下自己和妻子，“芳芳算够老实的了，二十一岁才开始有个男朋友。我当年约会你在什刹海第四棵柳树下边见面的时候，你还不满二十呢！”

他没有能说出声来，但他想起了什刹湖畔柳树下的婉贞的样子，那厚厚的一头黑发，那天使一样的安详和雅静，现在可慌的是什么呢？一年以后，当他们确认了彼此的相爱，并决心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正式告知了双方的父母，二老双亲，老人家，你们当时可也这样惊惶失措，打破了碗，割破了手腕子？结婚的时候，他俩的年龄加在一起还没有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年龄大。那时候没有号召晚婚。他完全拥护当今的人口政策，再严格一点，再强硬一点的措施也应该得到人民的理

解，但是爱情，那是另外一回事，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他们需要，不，他们渴望爱情。下午最后一个客人老周，不正在为他的女儿发愁吗？他们的家教是严的，女儿二十二岁的时候爱过一个人，因为“年龄太小”受到各方的劝阻、批评和苦口婆心的教育。女儿现在已经三十一岁了，这中间有过几次介绍和几次选择，大体上是，女儿看中的、父母看不中，父母看中的、女儿看不中，如今，老周夫妻着慌了，他们只求女儿选择一个配偶，选谁都行，他们向女儿作出了决不干涉的正式保证，谁都欢迎，但女儿现在根本不准任何人提这个话题，不论是谁，一提这个她转身就走。昨天，老周的妻子偷看了女儿的日记，女儿写道，她已矢志独身。说着说着，连一贯板着面孔的老周也落了泪。

107路无轨电车……究竟是谁呢？他们可能要接纳一个司机？坐车认识的？上过报？无非是服务态度好，助人为乐。

“别慌，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对婉贞不起，似乎是他做差了什么事情。

可能他说话的样子有点好笑，扑哧，婉贞笑了，他也笑了，但这笑容并没有驱散婉贞脸上的愁云。

“我只是怕，她太幼稚，什么事也不懂，而现在的年轻人里头，有坏人，你不能否认……”

“也不小了，我们那个时候……”

“哪儿能跟我们那个时候比？我们参加革命是在地下，是背着父母的，我们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芳芳，她从小就跟着我们，一直是我们教育她，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她有什么必要背着我们？”

讲不清，确实是一个讲不清的问题。鲁迅早年信奉进化

论，后来才接受了阶级论。青年马克思关于人性，关于异化和复归的理论的评价，其说纷纭。他的手离洋灰地还相当远，怎么会划破了呢？老周的女儿真的会独身么？不，压得越久，她的感情就越珍贵，越深藏，他觉得他完全理解和同情老周的女儿，她不能轻易地委身给一个“条件合格”的对象，她已经失去了那种幼稚的、单纯的、令人迷醉的感情，她不再敢，不愿意，也不可能那么容易燃烧起自己。但他不理解芳芳，完全猝不及防，完全没有想到。凡是与自己有直接关联的事情都难于理解，人最困难的是理解自身。

于是只剩下了“了解了解”。

于是他建议婉贞出去走一走。他的无声的语言指的是，出去了解了解，婉贞懂得的，她投来了一个疑问的目光，无声地问：“难道去找107？”他无声地答：“是的。”她无声地问：“去白石桥？”他无声地答：“是的。”她张了张眼皮，无声地问：“去紫竹院？”他不情愿地一笑，低声地答：“随便去看一看吧，当然，我们并不是去盯梢。”

出门的时候七点四十三，他锁上房门，婉贞不放心，伸过手去，拧转手把推了推，当然推不开。楼道黑魆魆的，楼道里的灯坏了，有些住户在楼道里堆了一些破烂东西，一截木料，几个花盆，一辆自行车，一口漏了底的锅。这些东西本来可以不放在楼道里，但放在楼道里不用占自己的有限的“平方米”，大概会导致一种占了便宜的快感，于是竞相往楼道里放东西，这就使狭窄的楼道变得更加狭窄了。好不容易他们不磕不绊地下了六层楼，天上已经升起了一颗亮星，三颗亮度稍逊一点的星，还有几颗模模糊糊的星星，在东边。西边的晚霞还有最后一点光辉，如果不是楼道里太黑，他们也许看不到这晚霞的最

后的光辉的。

于是李敬心和他的妻子并肩走到了灯光树影下的汽车站。星期天晚上，回市区的人很多，他们排队等到第三辆才勉强挤上了车，后来又是挤着下的车。上车下车的时候李敬心拚命护着婉贞，替婉贞开路，在车上也用尽自己的腰背之力顶住挤压，为婉贞创造一块少一点挤的小空间。下车以后，白石桥的热闹景象使他们大吃一惊，有推车卖果酱夹心面包的，有吆喝着卖晚报和新到的杂志的，有卖大碗茶和葵花籽的知青服务点，而且已经有卖酸奶、雪糕、冰砖、冰激凌的了，春已深了，他们竟不知道。

他们买了一张双人票走进了紫竹院公园，迎门的花坛千红万紫。游人们穿的衣服也与前两年大不相同，不但上身穿的毛衣、线衣、罩衣、春秋两用衣各式各样，而且裤子的样式大不相同，合体多了，洒利多了，李敬心这才想起前不久听到的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同志对于直筒裤的攻击，似乎穿直筒裤会影响国运和太阳系的运转。

触目惊心的是一对对青年男女，天一暖，就集中到公园来了，当然，街上也有。冬天，他们分散在各个背风的和不那么背风的地方。也许他们不该在公众场合攀肩搭腰，过于亲热，因为这不合我们的民族传统。但他认为维护传统的有效办法是不去看这些找不到更幽雅的地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非礼勿视，圣人是说过的。

星期天晚上紫竹院公园的这种景象使李敬心与婉贞相视而笑。“瞧，我们老两口也走到年轻的情侣们的队列里来了。”他们又一笑。

婉贞微微一皱眉，“可女儿呢？女儿的陌生的和可疑的新

交上的男朋友呢？”

李敬心拉了妻子一下，“那不就是芳芳吗？”

“哪儿？”

“那儿。”

“不是吧？”

“是的。”

“噢，真是的……”

所有的这些话，他们都没有说出声，有时候人们会变成哑子，宁愿用眼神、表情姿势和一些微小的举动说话。

远远地走过来一个细高挑的姑娘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李敬心和婉贞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们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婉贞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远看相当迷人的两个身影，说不上是悲是喜，李敬心在最先发现了芳芳的身影以后却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盯女儿的梢，这简直是没有教养，出洋相。他拉着婉贞要走，婉贞却拉住他站定下来，想不到婉贞的臂力那么大，可能是因为他的腕子受了伤。

然而错了，走近了才分辨出，那不是芳芳。她的脸，比芳芳长，嘴唇也比芳芳厚，但她实在象芳芳，不仅是身材，主要是走路的那股子劲儿，干脆就是芳芳自己。

李敬心和婉贞互相望了一下，他们失望了。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好久没到这方来，

这方的姑娘长成材……”

半天没有出声的李敬心忽然哼起这么一个老歌，他只会唱这两句词，而且每次哼出来的调儿都不一样。

好久没到这方来，是的，好久。多久？从有了孩子，他们

就很少有闲心两个人出来玩。有二十多年了？他们没有这样双双在一个美好的夜晚逛公园。说的是散步，不是说一起去买冬贮白菜，一起去领布票和副食品本子。他们在紫竹院走了一会儿，买了一对双色雪糕。婉贞把包雪糕的纸剥了下来，李敬心伸出手接了过来，连同自己的雪糕上的纸一同抛到了果皮箱里。“真好吃！”婉贞舐了舐雪糕，舒服得眯了眯眼，咂了咂嘴，高兴得象个孩子。“就是，就是，”李敬心应和说，不知为什么，他吃雪糕的样子有点笨拙，一口从上端咬下了一块，象乡下人吃贴饼子，别看当了副教授，还是有点土气呢，婉贞想着，笑起来了。

“你笑什么？”

婉贞笑而不答。

“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

倒还算能体贴人。可找坐的地方并不容易，后来干脆坐在了土山坡上。

好久没到这方来，好久没坐过土山坡了。

然后他们走向公园的另一角，他们想，也许女儿在那里，但他们又仿佛抱着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女儿，也不要出现什么莫须有的司机。他们走了一大段，又要了两瓶樱桃汽水，一人拿着一根蜡管，吸吮得津津有味。婉贞把还剩有三分之一汽水的瓶子推给李敬心，“我喝不了啦，你喝吧！”“我也不想喝了，喝多了胀肚子。”“那……”婉贞有点不知怎么办。李敬心一把把还剩三分之一的汽水瓶接了过来，三吸两吸就喝下去了，喝完了，痛痛快快地打了两个嗝，他捂着嘴，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他们放慢了脚步，虽然他们没交换意见，但两个人心

里都明白，用不着去找女儿了，本来用这种办法也找不着。在好久以前的日子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用这种慢速度走过多少条大街，多少条胡同啊。有一次是五三年吧，也是一个同样温馨的仲春的夜晚，他们在什刹海边第四株柳树下见面。那一夜的月亮怎么那样团圞？他们划船，当空是皎洁的明月，明月使天空更加广阔清新，四周是水声、笑语声、歌声、笛箫声和地安门大街上驶过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那时候他们要好还不久，彼此幸福地、却又是羞怯地坐在一起。他们共同注视着遥远的月亮。在弄清了和记住了月亮上的每一块阴影和斑痕以后，他们上了岸。婉贞的家住在西单甘石桥，这天晚上，她是要回家的。他建议步行送她走到下一站东官房，再上13路汽车，她同意。一边走一边谈，到了东官房，他们不愿意分手，就再多走一站。到了厂桥，又多走一站。到了平安里，又走。他们一直走到了甘石桥。他们走得很慢，走得很晚，到达甘石桥的时候，早已过了末班车的时间，街上的行人也已经极少了，然而，这一路同行如一路夜曲，如一路青春的光互相照耀，你的所爱，你的友人，你的月亮和太阳就在你的身旁，和你并肩举步，你能不欢欣吗？你能不温柔吗？你能不骄傲吗？什么叫伴侣？伴侣不就是旅伴吗？在北京的街头，在人生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上，他们不是永远结伴而行的吗？不正是在这并肩散步的时候，他们才充分感受到那结伴而行的人生的欣悦和彼此的不可分离吗？

那个中秋晚上，他一个人走回了东四那边他的宿舍，却仍然觉得婉贞犹在身边，他想欢呼，他想唱歌，他想再回到甘石桥，把婉贞叫出来，他们再共同漫步绕城一周吧，他们要共同迎接早晨的太阳。

他们在春夜的紫竹院没有找到女儿，却依稀找到了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二十岁和二十一岁，在秋夜的什刹海，还有厂桥和平安里，西四和缸瓦市。秋以后是冬，二十一以后是二十二，冬以后是春，二十二以后是二十三，许多个春夏秋冬，许多个年头把他们的青春尘封起来了，为孩子洗尿布，为专案组写检查，为小炉子买蜂窝煤，为芝麻酱掏出购货本。今夜，阴差阳错，他们又来了，并肩漫步，在紫竹院，在迷人的春天的晚上，他们还不到五十岁，他们的面前还有许多春天、公园、共同的路，还有许多土山坡、雪糕，需要合作喝下的樱桃汽水。

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王小玉的话就是事实，不但八字没有一撇，也还没有那一哆嗦。即使芳芳确实和一个司机在一起，那也远远不是灾难，而即使是灾难，他们也只能做他们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又能怎么样呢？那个与芳芳有着同样的细高挑身材和同样的步态的姑娘，谁能保证与她同行的健壮的小伙子就一定不是司机呢？他们为芳芳洗过了尿布，他们为芳芳种过了牛痘，他们为芳芳包过了教科书的封皮。作母亲的婉贞，还小心翼翼地照料女儿度过了最初的青春来潮。底下需要他们做的事，已经愈来愈少了。

出公园门以后，李敬心建议再走一走，到魏公村再上车。他们相视而笑，他们回忆起了本来就不该忘记的往事。当然，他们不会一直走到中关村的。这就是四十九岁与二十一岁的区别所在。

“然而我们并没有老，我们心上的茧子并没有厚到把我们与春夜的公园完全隔开，只要生命的收缩和伸张、流转和振荡一天没有终止，我们就一天不会听不懂春夜的语言，白石桥和紫竹院的语言。当然，我们要告诉女儿：珍重！我们更要告诉